

名师讲语文

胡明道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雪泥昨夜元

珠玑同象

年寒不得

青人摸索科

西湖新雨

春依窗果

犹闻菊句

芥和



语文出版社



福
明

道

詩
長
文



名师讲语文

胡明道

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胡明道 著

雪洲昨夜元

珠光同象



语文出版社

年求不得

有人摸索

玉润珠玉

春依福果

秋高菊向

芥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明道讲语文 / 胡明道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5

(名师讲语文)

ISBN 978-7-80184-910-6/G · 760

I. 胡… II. 胡…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0797 号

胡明道讲语文

胡明道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衡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确实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独上西楼 走上幽幽教改路·····	(1)
一个教学痴迷者的自述·····	(1)
聊天室就设在马路上·····	(2)
第一次登上省级讲台·····	(4)
悄悄地定个方向,别对别人说·····	(6)
衣带渐宽 求索漫漫终不悔·····	(8)
我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8)
失意中的坚持,不幸中的慰藉·····	(10)
实践中的困惑给了我挑“新担”的勇气·····	(11)
对不起,我给你的是四类苗·····	(13)
众里寻他 千百度中痛并乐·····	(15)
一语惊醒梦中人·····	(15)
感怀万千的“拜师会”·····	(18)
从质疑到支持,从应用到推介·····	(20)
蓦然回首 道上山花已烂漫·····	(22)
你们成了“得奖专业户”了!·····	(22)
教学感情也要“保鲜”?·····	(24)
权作尾缀的几个镜头·····	(27)

我的语文理念

“学长式教学”研究·····	(30)
学长式教学浅论·····	(30)
学长式教学与课堂创新教育·····	(38)
学长式教学问答·····	(45)
构建三角互动的自主阅读教学模式·····	(48)
“教”的职能是教会学生“学”·····	(52)

学长式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结题报告·····	(58)
“学长式教学”与新课程·····	(66)
阅读教学现状探因·····	(66)
让生成因预设而丰富·····	(68)
启开学生发问之口·····	(72)
口语交际课需要策划·····	(77)
评课,一个不得不说的话题·····	(80)
课堂心理与高效研究·····	(88)
课堂心理流向的把握·····	(88)
文学鉴赏教学浅见·····	(99)
语文教学高效寻径·····	(104)
单元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107)
创造思维培养研究·····	(114)
张扬个性的创造·····	(114)
作文教学中的求异思维·····	(123)
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	(127)

我的语文实践

《童趣》教学实录·····	(134)
《皇帝的新装》教学实录·····	(141)
《周总理,你在那里》教学实录·····	(149)
《小麻雀》教学实录·····	(156)
“课文作文”课堂教学实录·····	(163)
最蓝的一片天,是作文的一片天——安阳一中高一(3)班听课感想·····	(173)
《想和做》教学谈·····	(174)
《第二次考试》示范课访谈录·····	(181)
《闺塾》教学设计·····	(186)
《始得西山宴游记》备课参考·····	(190)
滴水瓣花总关情——谈初中散文教学·····	(195)
新课标的启示——“胡老师教你学语文”报告实录·····	(204)

我的教学语录

我的教学语录·····	(212)
-------------	---------

独上西楼 走上幽幽教改路

一个教学痴迷者的自述

扎着两根小辫子，活跃在校内外文艺舞台，又深得数理老师宠爱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迈进语文教学的殿堂。1959年，校党总支书记的一次谈话让倍感恩宠的我不无自豪地留在母校（武汉市一女中，后为十六中）任教了。40多年粉笔生涯，并不全是鲜花坦途，40多个寒暑春秋，并不都是夸奖赞扬，其间也不乏惶恐与困惑。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自然就常常为担忧底气不足而惶恐；因为没系统学过教学法，自然就往往为害怕自己不符“章法”而困惑。惶恐是懦夫的同义语，而困惑则常常成为懒汉的托词。我于是拼命啃，拼命赶，学习能找得到的教育学、心理学书籍，为的是充实底气，驱散困惑。同时，许是受了白居易就教于老妇人的启发，我开始向学生咨询，走路问，开会问，问哪节课你领会最透彻，哪节课你上得最快活，哪种老师你最讨厌，哪种讲课方法你最喜欢。我想，要从做“不让人讨厌的老师”开始，要从体会学生的感觉开始。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开始琢磨每一节课的教法，琢磨如何让自己最受受欢迎，琢磨如何让学生最受益。备课时想，休息时也想，甚至睡觉、走路也念念有词。于是有人笑我是“教书疯子”，有人戏谑地说我“着了魔”“痴迷了”……

我确实着魔了，确实痴迷了：从因为总结“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多种方法而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开始，到在各类教学杂志报刊发表论文、著述900余万字，获38项国家级、省级、市级大奖，为基础教育在市政府的科技权威奖项中两次“零的突破”做出贡献；从因在全区大会上念了总结，因而得以第一次在全市、全省经验交流会上发言开始，到接受来自全国各地教研组织的邀请，为各种会议作专题发言、评课、报告近千场；从为全区一百多人上公开课《梁生宝买稻种》开始，到把课上到了全国各地，既上单篇课又上单元课，既讲初中课也讲高中课、既上现代文也上文言文；从琢磨每一课的教法、每一类体裁的教法、不同体裁的不同教法、同体裁不同对象的不同教法开始，到研究教与学如何接轨、如何既关注学生学会了，又关注学生会学了；从一个人悄悄研究开始，到公开申报科研课题研究；从自己琢磨、自己展示开始，到辅导青年教师教研、展示；从自学大学教材开始，到接过华中师大文学院院长亲手颁发的“特聘教师证书”“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





导师证书”“首届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结业论文答辩会主席聘书”。

有人夸我成功了，有人将“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语文学科的行吟者、传薪人”“教育专家”等溢美之词加之于我，可我觉得我还是我——一个教得还算有趣，学得还算灵活的教师兼学生。我感谢那些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发现我、呵护我、提携我的师长们。

有人曾戏言：你就是奋斗、再奋斗，直至成功的典型。但是，生活的色彩永远是丰富的，挫折与机遇并存，失落与鲜花同在。我也曾有过不该进“教门”的懊悔，我也曾有过失意的痛苦、冷寂的孤独，我也曾遇到过“武大郎式”店主的排挤，也曾听到过不理解、不宽容、不谐调的声音。

我不敢妄言已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但聊以自慰的是，我能经常以此为箴言，警策自己，鼓励自己。

对于“憧憬”，人们格外钟情，因为它绝对含着甜蜜；对于“回忆”，人们有时却不愿涉及，因为它可能带有苦涩。然而我想，甜蜜固然是前进的动力，苦涩也未必不是营养。有感于此，在迎接新课程全面实施的今天，我对过去的日子进行了一下盘点，聊作青年朋友赶路时的谈资吧！

搁笔凭栏：窗外，很好的太阳，视线尽头，又是一片开阔地。

聊天室就设在马路上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我又习惯又不习惯，习惯的是熟悉的校园、熟悉的教室、熟悉的课桌椅，不习惯的是台下端端正正坐着的学妹们那些全神贯注盯着我的眼睛。但开口不到10分钟，我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班上的自习课上（我们的自习课经常有同学上台解答难做的作业，我就不止一次地上去过）。特殊的身份形成了我与学生的特殊关系：上课时，她们力挺我，努力给我“抬桩”，大声地朗读课文，智慧地连词造句，流畅地回答问题，自由地抒发己见；但下课后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她们可以抓着我跳橡皮筋，逮着我抓布籽，围着我谈电影，挽起我的袖子比手劲。记得有一次，刚下课，两个小姑娘就边咕咕嚷嚷边往讲台上走：“10颗。”“11颗。”“不信可以打赌。”“赌就赌。”说完就绕到了我的背后：“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一回头才知道她们在数我背带裙后面的扣子。尤其是住在我家附近的几个“铁哥们”，更是一定要等我从食堂打了饭后一起回家，边走边聊。马路上的“聊天”习惯就这样养成了，很多不曾预料的精彩“调查”也就在这习惯之中完成了。

“今天真过瘾！生物老师把心、肝、胃、肠都用纸剪了下来，按位置一个个贴在了自己的身上。人的五脏的位置，我绝对一辈子都忘不了了！”“一上历史课我就要睡觉，反正他朝天讲，又不看我，嘻嘻！睡了他也不知道。”“数学老师问我们



一个饼子的一半该怎么表示，他大概以为我们小学没学过，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拿来问，真没意思！”在这马路聊天室里，起初我只是热心的听众，后来不知怎么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从听众变成了“采访者”：“那语文课呢？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语文课？哪一节你最不喜欢，哪一节你印象最深？”

“语文课嘛，有时很有趣，像上次上《小麻雀》时，您让我们想想，最后小麻雀到底是死是活，还要我们想出几种结尾。我们想呀想，都想与别人的不一样，真来劲。在亲身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更懂得了要关爱小生命。”“有一节语文课，您讲的是如何写合同，我觉得很枯燥，我们又没与人签合同，学这个干嘛！”

“有一次上《小橘灯》，李华大胆说了一句‘课文最后写道，爸爸回来了，妈妈病好了，大家都好了。这是受了中国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影响，有一点美化白色恐怖。’哎呀！这不是攻击冰心奶奶吗（70年代末，还残留着文革的影响，人是不能质疑权威的，更何况是中学生）？我们怕您发脾气，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谁知您只是让我们把结尾多读读，体会一下作者的感情。后来李华自己不好意思地说，‘喔，我没看到句子后面有问号，原来不是真的回来了、病好了，而是作者的一份良好祝愿呀。’这以后我们上课发言、提问就不怕了。”“我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您教我们背诵。学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要背第二段。您让三、四组的同学自由朗读、背诵，您却悄悄坐到第一、二组，对我们说：‘全段有270多字，如果死背，可能需要三、四十分钟，但如果仔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里面有很有趣的规律，全段一共有四层，前一层讲了7种事物：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椹、鸣蝉、黄蜂、叫天子；后一层也讲了7种事物：油蛉、蟋蟀、蜈蚣、斑蝥、何首乌、木莲、覆盆子。前一层是先静物后动物，后一层刚好相反是先动物后静物。前一层是4：3，后一层恰好也是4：3。我建议你们先记这十四种事物，然后再记各自的修饰、述说成分。对于后一层的两个重点事物：斑蝥、何首乌集中精力读三遍，然后按十四种事物顺连背诵。来，我们开始。’10分钟后，我们与三、四组比赛，哈哈！连背功最好的许华都被我们打败了。”

学生们毫无顾忌的评说，使我想了很多。为什么有时老师们准备了讲稿的课，他们不喜欢，而似乎不经意的一次课堂回应，却让他们回忆起来满脸通红、满眼放光？他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喜欢什么样的课堂？我好像朦胧知道了他们的喜好，他们喜欢民主的、有趣的、有深度的、有收效的课堂，但还拿不准。为此，我又重读了手头的教育学、心理学读本，并从此养成了写教学后记及剪报的习惯。我想，我不是科班出身，不求教得怎样好，但首先一定要做一个让学生喜欢的老师。

“想方设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做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第一步就这样开始了。如果说，今天我还能在教育事业上作出一点贡献，真得感谢当年的这些学生，是他们，促使我对教学不断地进行反思，进行探索。可以说，我在他们的成长中发展，他们在我的发展中成长。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马路上的聊天不就是科研方法之一的“调查法”吗？带着问题去读理论书籍是“文献法”，到课堂上去实践、摸索、改进则是“行动研究法”了。当然，当年我并不懂这些，我的起步很低——仅仅是为了做一个不让人讨厌的老师。今天，如果说这也是教研的雏形，那我要给它冠上一个时尚的说法——原生态的个人教研。

第一次登上省级讲台

偌大的礼堂里黑压压的一片，台上却一个伴也没有。5分钟前刚接到台上作20分钟发言的通知，虽然兜里装着在学校写好的文章；虽然从做学生起就是个“贼大胆”，多次参加过辩论、演讲，但不知怎么，心里仍像揣着个兔子，突突地跳。空气好像凝固了，大脑一片空白，仅仅几秒钟，我觉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我心一横，怎么做的就怎么说！撇下了文稿，我一口气向台下的前辈及同行们汇报了我是如何与学生同读、同写，变着法提高他们的写作兴趣及水平的。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几年来，我在教学中努力探索，试图寻找多种有效途径，尽快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第一条途径是，充分利用教材，抓好读写结合。依据大纲，结合教材拟订作文教学计划；以课文为范例，指导学生学习作者命题立意、选材剪材、谋篇布局、用词造句的方法（当时的观点还是阅读服务于写作）。第二条途径是有说有写，说写结合。具体做法是加强讲读课中的说话训练；加强作文课中的说话训练（当时无‘口语交际’一说），如口述观察对象，口述作文提纲，评述同伴作文等。第三条途径是，开展课外读写活动。鼓励并指导学生记日记；组织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其中也包括阅读世界名著。为了丰富学生的日记内容，我不仅带头写作，而且还深入学生生活，指导学生观察，启发他们发现生活中‘美’的东西，引导他们热爱生活并想方设法把他们带进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让他们多留心周围的人和事，注意在每天的生活中摄取写作的素材。比如，有一次课间休息时，我看见学生正在掰手腕，上场的两个健将掰得脸红脖子粗，旁边观战的也群情激奋，自动组成‘拉拉队’，喊声不断。上课后，我便即兴把刚才的场景口述了一遍，并启发道：‘这不是极生动的生活场面吗？为什么不可以写一写？’为了帮助学生观察，我让他们下课后继续‘掰手腕’，并启发大家注意观察，上场的选手是怎么坐的，手腿是怎样放的。然后再细看，他们脸上的表情随着比赛的深入发展有什么变化。手应是观察的重点，两个选手的手是怎样握着的，在比赛中手是如何摆动的，胳膊上的肌肉随着比赛的进展有什么变化。总之，让他们明白写动作，不光要写‘做什么’，更主要是写‘怎样做’，要把动作写活，就要在‘怎样’二字上下功夫，切忌笼统，要努力写出动作的‘情’与‘态’来。

“在第二周交上来的日记中，果然看到了好文章（我脑子里马上想起了我的学

生吴启明的精彩美文，来不及歇一口气，我就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说起这次全省教研大会上的发言，还颇有些戏剧性。经过了“文革”十年的冲击，语文教坛也如其他各行各业一样百废待兴，一张报纸就可以混一上午的课堂迎来了春天，但仍有一段惯性运动期。所以，虽然教导主任在开学施政演说中规定了本学期每人要交一份总结，但到期末回应者仍是寥寥。历来有不欠作业习惯的我按时交了一篇，寒假中就听主任说已将我的作业交付区里以求塞责了。新学期伊始，我忽然接到要去片里（当时还未成立教研室，各区只有一个教研人员，两个区合成一个片，我们江岸区与江汉区称为第一片）交流论文的通知，吓了一跳的我才知道是那篇作业“惹的祸”。就这样，我在片里把文章念了一遍。

“呤——呤——”下课了，我带着意犹未尽的兴奋，哼着小歌踱回了办公室。远远地望见有个人坐在我的办公桌旁，正在翻阅着学生的日记本。我以为是家长来了：“您好！您是……”话音刚落，一张慈祥然而陌生的脸就冲我笑开了：“胡老师，我是武汉教育学院的周天表，上周听了你的发言，真好。今天来是想找你谈谈，刚才看了你班的日记本，还真够丰富多彩的！”上周发言？哦，就是在片里念那份“总结”呀。

“哦，周教授，您是到我们片里督察的吧？”“哪里，我们是轮着到各片去学习。你的论文既有创意，又扎实可行，成绩很突出。我们决定请你代表第一片去市里交流。”接着，周教授对我的发言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我把“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方法进一步进行理性概括，做到既有清晰的条理，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让听众更易接受。今天回想起来，如果说这就是最原始的教学反思及个人科研，那么，周天表教授就是我迈上科研道路的启蒙者。

接下来，武汉市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首届“语文教学经验交流会”，会期三天。我按照周教授的指导，将整理的论文又念了一遍。会议结束时，省教研室雷秋山主任宣布了武汉市参加全省教学经验交流会的两名代表名单，其中居然有我，一个非重点学校（当时我所在的武汉市二十中不是市重点）的非著名教师。

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了武汉市，第一次来到了省里，第一次登上了令我仰望的讲坛。

发言后，我的论文被与会搜集情报的山西师大及华中师大的记者一分为二。前者将我的总结的后半段以《我是如何指导学生阅读世界名著的》为题，刊登在《语文教学通讯》1982年第4期上；后者则取了我的中间段，以《我如何指导学生记日记》，刊登在《语文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上。后来，前一篇文章又被全国中语会会长张定远先生选入了《阅读教学论集》，我的名字不仅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而且还忝列于诸位国学大师之间。

忆起20多年前这些碎片，我重新领悟了“第一”这个序数词的含义，它可以等于“一”，也可以等于“十”“百”乃至更多。耳旁经常听到“没碰到机遇”的抱



怨声，我想，如果能将每个“第一”的来临都当作“机遇”，来前积极地等待，来时热情地拥抱，认真把握好每个“一”，它不就可以变成“十”“百”了吗？反之，它当然就只能是“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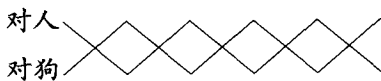
我想，当初如果我不与学生一起折腾，不带头写示范文章，不记下三言两语的“教后记”，我就完不成作业，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第一次发言、第一次发文了；如果我未上好第一次校外课，也就不会有后来几百次的市外课、省外课了。由此，我感悟到——

生命属于你，它需要热情；而机遇却不一定属于你，它拒绝冷落。

悄悄地定个方向，别对别人说

这是公开课《变色龙》的课堂。

在我的诱导下，学生个个画出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对狗态度变化的心理曲线。我见时机已到，便故意眉头一皱，反向撩拨说：“这条曲线很多参考书上都有，看来是被行家里手肯定了的，大概再也不可能画出更好的了。”学生激动了，有的脱口而出：“那不见得！”好！这正是我要的，我喜形于色地赞道：“说得好。好在不迷信，好在有志气，好在想创新。”接着，我又若有所思地说：“一个案子嘛，既有被告，又有原告。警官对被告的态度我们知道了，那么，对原告态度的心理曲线又该怎么画呢？”话音未落，有学生居然径直上黑板，顺手画了起来。我喜上眉梢，不失时机地说：“谁能找出这两条线的内在联系，将它们合成一图？这可是个创造性的劳动呀！”说罢，笑容可掬地看着学生，仿佛在寻找学生眼中那闪光的一触。“啊！一个，两个，三个同学举手了。”“好，第一个举手的同学请上来！”我的语音里浸透了喜悦。只见这个学生，一个和我只有一节课接触的宜昌学生，在黑板上画出了警官对人对狗的综合心理结构图：



霎时，课堂轰动了，有的竟鼓起掌来叫好！这是1987年湖北省语文教学法研究会讲习班的一节公开演示课。湖北大学资深教学法专家罗大同教授在评课中说：“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胡老师已形成了‘生动，自如，富有创造活力，具有课堂艺术魅力’的教学风格。在课堂上，你看到的她是那样轻松自如，谈笑风生，指挥若定，仿佛一切都是信手拈来。可胡老师说：这‘轻松’，这‘活’，都来自于心中的‘底’，而这‘底’就是课前的精心设计。原来，这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全在她的设计中！我只是觉得今天这节课似乎更富有创造活力。”

没错，罗教授，您知道吗？也许是还存留着1985年暑期在河南襄县一连五天



讲教法的冲动；也许是尚未走出 1986 年 7 月在秭归讲“如何艺术地教读小说”的余兴；也许是仍在咂摸 1986 年 8 月曲阜杏坛会场上的掌声，我开始对教学艺术着迷了。没有领导的安排，没有专业部门（当时还没有教科所）的指令计划、督促检查，我自己给自己提出专题，拟定方向，只是悄悄地，不对别人说。

如果说 1977 年至 1983 年我的专题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及“如何运用多种途径提高学生写作水平”，1983 年至 1986 年主要研究“如何艺术地教读小说”（在这个专题的研究中，我归纳了小说教学十法：评注法，铺路法，比较法，图示法，切磋法，咀嚼法，激问法，赏析法，续编法，表演法）的话，那么，从 86 年至 88 年，我的专题则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这一课正是在这一专题意识之下设计的。

我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首先必须从观念上进行更新，教师要进一步明确创造思维之于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从而努力地在语文教学中摸索激发创造思维的策略。在反思教学的基础上，我发表了论文《应让学生能说会道》（1986 年）、《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1987 年）、《语文教师要灵活地选用教法》（1988 年）。总结了“鼓励标新：质疑、探胜、出新；启发立异：导思、谋异、引评；激励索巧：图变、创奇、求妙”一条龙发展创造思维的读写指导策略；提出了一堂好课必须具备的要素：气氛的民主性、教法的多样性、思维的流畅性、应变的灵活性。

为此，我要求自己在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同时，先开发自己的创造思维。要求自己在每一篇课文阅读后都必须有独特的见解，在每一节课的设计中都必须有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因子。1988 年，我在一次研讨会上汇报了《驿路梨花》这一课，人教社专家当场评课道：“听这节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尤其是在培养学生创造思维方面很有特色。”这节课究竟在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方面进行了怎样的尝试呢？我回忆了这样一个教学片断：

〔学生熟悉了课文内容，理清了课文顺序，又进行了片断朗读、变序复述等教学活动，这节课的教学内容眼看将胜利完成了。〕

师：这位同学已将课文材料按时间排列进行了复述，他复述得非常好。同学们想想，按时间组材还有别的方法吗？

生：（摇头）没有了。

师：显然，课文是没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不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方法是否就只有这一种呢？

生：（愣了半分钟，突发）那也不是——

师：哦？那你还有其它的组材顺序吗？

〔一阵叽叽喳喳的议论，仿佛在一池静水中投入了一块石头，激起了一层又一层浪花。〕

生：可以从瑶族老人打猎写起——

生：可以从老余第二天早上修房子写起——

生：可以从梨花姑娘出嫁写起——

……

[全体学生极度兴奋，思维极为活跃，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创造的对象上，人人都力求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法。]

显然，我不想也没有沿袭教学惯例，满足于仅仅将课文素材改变为按时间顺序进行记叙，而是跳出常规，启发学生从同一问题出发，沿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引发学生去探求为数众多的答案，寻求角度迥异的途径，追求不同凡响、别出心裁的组材方式，以获得不同于一般见解的思维能力。这可能就是我在课堂上培养“创造思维”的一个教学行为吧。

当然，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将引起一系列的心理反应，同时它也要受着很多心理因素的制约，因而，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方法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为了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进行阅读，教师可引导学生在探讨“为何这样写”中出新意；在揣摩“妙处在哪里”中找新解；在切磋“还可怎么写”中辟蹊径；在思考“我能否另写一种”中创新路；在评说“这样写好不好”中树独见。而这些方法又是以教师自己的感受能力为前提的。我想，如果我能坚持这样进行教学，那么，不仅学生，就连我自己也会变得聪明起来了。

衣带渐宽 求索漫漫终不悔

我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1986年夏天，我接受了湖北大学《中学语文》与其他国家级杂志社在山东曲阜举行的“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的邀请，带着即将瞻仰圣人讲坛的兴奋，乘车赶赴孔府宾馆。来不及登上巍峨的泰山，沐浴一下太皇封禅的圣雨，来不及谒拜师祖孔圣人的陵园，感受一下既肃穆又亲切的侍坐春风，就直奔会场，准备向大会交“作业”了。

怎么办？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额上也冒出了来山东两天还未流过的汗，我马上要在这个班上《果树园》了（原人教版初中第六册课文，节选自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他们……唉！原来，这一天会议安排的两节课均为初三年级的课，用的是同一个班的学生，我是第二节。第一节执教的是我很崇拜的一位老教师，下课铃声响后她来到休息室与正要上台的我匆匆擦肩而过，她关照了我一句：“这班学生特别死板，不论你怎么问，他们就是不动，你上去吧。”



我上台一看，下课了的学生仍规规矩矩坐着，显然还未从刚才的气氛中解脱出来。怎么办呢？用这仅有的几分钟对他们说：“别害怕，就像在自己班上上课一样，不要管台下的老师们。”“不要因为刚才没表现好而难过。”以此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让他们别紧张，要大胆地回答问题？那显然不行，这种直白的教导语只能起到负面的心理暗示作用。对！何不来个“欲擒故纵”！

“你们都是曲阜人吧？”我一下坐在了一个同学的身边问道。“哎……他不是。”“哦，不过都是山东人，是吧？哎，昨天晚上，我在孔府宾馆收看电视时，看到了彭丽媛，她是你们山东的吧？”“对！不过她不是曲阜的。”一提到家乡名人，小家伙眼里都放着光，围上来看热闹的同学也多了起来。“你们谁是彭丽媛的同乡？”“他是，他是。”被指为同乡的小男孩脸一下红了起来。“哦，你是彭丽媛的小同乡，那你是不是也会唱歌？”“他会唱，他会唱。”跟着起哄的同学显然想闹一闹并无恶意的“恶作剧”。“我不会……”笑声就在这一哄闹一腼腆一推一躲中响起了。仅仅几分钟，孩子们已走出了上节课的拘谨，忘了没“配合好”（在班主任的嘱咐声中，他们永远是老师的配合者，而非主角）的愧疚了。

铃声响了，我带着刚才的笑容，起身走上了讲台，“啊？她是这节课的老师？”脸上虽然写着疑惑，但旋即被共同的笑容消融了，我以一个“熟朋友”的姿态开始了这堂课的教学。

我引导着学生通读了全文，理清了故事情节，在读过了一段精彩的景物描写后，一张张稚嫩的脸告诉我，他们已经沉浸于长满红果绿叶、飘溢着宜人清香的果园了。我适时地进行点拨，将学习引向人物形象的赏析环节，用的是“评注法”。

“请注意，原来沉默寡言的李宝堂，怎么一下变得这么爱说话了？你能用旁批评评变化的原因吗？”一句引导性的发问使神游于果园的一双双眼睛再度回到书本上。

课堂上很安静。

我轻轻地穿行在课桌间，唯恐破坏课堂上这份沉入深思中的“静”。两分钟后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我批的是，因为他当了主人。”“我批的是，土改使他由奴隶变成主人。”——听着这一句句批语，我兴奋了，语调也高扬了起来：“同学们批的真好。我也批了一条：‘伟大的政治变革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请大家继续发言。”

此时，一支手臂举起，闪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双执着的大眼睛，一份渴望尝试的神情。他站起来，声音不大：“我批的是，性格的巨变取决于今昔社会地位的巨变。”

我感到心头一热，赶紧送去鼓励与褒扬：“这个批语凝练、深刻！你比我批得好。”说罢，我跨前一大步，诚恳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骤然间，来自全国的近两千名教师和台上的几十个学生共同送出了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课堂上交织着师生情谊，充盈着创造的愉悦，我也深深地沉醉于这感人的教学氛围之中了。

回汉以后，上海《语文学习》要将这个环节作为“教学艺术镜头”收入杂志，